

葉覓覓詩集《越車越遠》選詩五首

2007 × 春分隔日與派對動物

失眠的押韻練習

我對咖啡繳了睡
如此輾轉哪轉輾的不眠夜

明天×我要用鼻孔發射火箭×幫冰箱裡的吳郭魚打漁人結
後天×我要把時間的鋼盔磨碎×拿去餵花餵鳥餵一雙鞋
下個月×他們將會發明一種新款的綁匪×擅於駕駛飛碟並且充滿銅臭味
大後年×我要買下一支粉色棒球隊×一起放牛吃草從事畜牧業
下輩子×我要變成一張鬆弛的荒原×只需要幾片寂寞的兩層×不再需要睡

眼球無法歸隊×繳了睡×茫茫渺渺這一切×咖啡要賠

我只得在耳道鋪上鐵軌
來回運送一隻隻滑溜的韻尾
打發輾轉哪轉輾的不眠夜

咖哩蝙蝠

弟弟掀開薄薄的涼被，露出床上三個黑溜溜的小東西。

「我的蝙蝠。」弟弟說。

根本是三只倒扣的菸灰缸吧，我心想。

「我的蝙蝠。」弟弟扭了扭鼻子，再度強調。

我把臉向床邊湊近，立即聞到一股酥黃黃的酸麻味。

「你餵牠們吃——」

「印度咖哩。」

「什麼？」

「牠們很愛——」

「咖哩？」

「當然。」

弟弟的臉頰高高鼓起，彷彿有一萬隻無殼蝸牛在口腔裡翻著筋斗。

「牠們飛不飛？」我問。

「偶爾。」

「牠們會哭嗎？」

「沒見過。」

弟弟抓起其中一隻蝙蝠，放在我的手心。很輕很輕，像一球草莓口味的棉花糖，我幾乎感覺不到牠的重量。

「我的蝙蝠。」弟弟說。

他的語調裡有一種熾熱的驕傲。

「輕得嚇人——」我把蝙蝠交還給弟弟，然後彈了彈手。

弟弟慢慢用食指在蝙蝠頭上比劃、摩娑。

「你聽見了嗎？」他問。

「什麼？」

「牠在笑。」

「沒——」

弟弟把牠放到床上，拉回薄薄的涼被，把牠們完全覆蓋起來。

不久，小小的床開始震動。

「是靈魂，」弟弟神情嚴肅地說。

「牠們只剩下靈魂，沒了身體——」

「為什麼？」

「全被偷去做湯了——」

弟弟搖搖頭，他的右耳像極陰天的雲朵。

門鈴滴哩一滴哩響起的時候，我正蹲在角落，看弟弟專心在九宮格裡填寫數字 1 到 9。

弟弟斜著臉聽了一會兒，然後說：「嘿，有人幫牠們送咖哩來了。」

「我的蝙蝠。」他驕傲地說。

小小的床繼續震動，而我感到十分驚扭。

邊運河邊造句

——給荷蘭

他這樣看我，她這樣看我。
對他們而言，我只是隙縫，一條喝著蕃茄汁的隙縫。
一直跳進兔子洞，她好像變得更豐盛些，不是？
牛群雄厚的乳汁循環，像甜蜜音軌。
除了迷路，無事可做。
不如就去海一海？他說。
假裝比專心累。假裝專心比專心假裝累。
通常是甲狀腺的問題。她寧願繼續沉睡。
（當然，完美的謊言比謊言累。）
她們在櫥窗裡運河、運河，他們船著臉經過。
但那並不是萬聖節。
天氣錯亂，用詩呼喚，
巨人們的耳朵旋轉。
今年，他們錯送了四月，也錯送了夏天。
臉頰親三下，可以禦寒。
那家店專賣啤酒，門口養一隻紅眼睛的狗。
方塊屋。摩天。單車。塔。港灣。小孩堤防。
用舌頭丈量，畫出一座深邃老教堂。
橋開了，我們都在等。
忍不住就要梵谷起來。
只要再多一點點，我願意把身體離棄。
風車轉播風，傘轉播雨，花轉播芬芳，
而你，你轉播我，我就是你的實況。

愛是根號愛是蜜

愛是根號愛是蜜 愛是心臟病
愛花力氣
愛很委屈很富饒很猶豫

讓我把你劈開

擠出一些根號一些蜜一些心臟病
一些翻騰的思念
一些顛倒的日夜

像是沙漠擁抱沙 電擦亮電器
讓我擺渡你
假裝無計可施假裝浪靜風平

你是水鬼

她抱來一疊安靜的紙張，
第一頁印著兩隻拔腿的小羊。
我給她出了一道謎：「不喜歡被不喜歡。」

「雷？」

「什麼？」

「我說，雷。」她指指天空。

「不對——」

「鐵鎚。」

「雜碎。」

「香水。」

「不對——」

「擁抱。」

「煙灰。」

我還沒來得及搖頭，她就掏出打洞機，在小羊的額上打洞。

「噓——她們，需要睡眠，很多睡眠。」她把食指放在唇上。

小羊漸漸癱坐下來，蜷縮在一起，像一團未乾的油墨。

「麻煩你照顧了。」

她把印著小羊的那頁紙遞給我。

剩下的那疊紙不再安靜，

咿咿——咿咿——

開始在她的腋下翻騰，

彷彿撩亂的琴弦。

「浪有淚，鳥好脆，你是水鬼，我是花蕊——」

她一邊走開，一邊哼唱。